

# 在浙大西迁宜山办学 80 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蔡恒胜

我很荣幸受邀参加纪念浙江大学西迁宜山办学 80 周年活动，这两天作为浙大西迁后代寻访团的一员，寻访了在宜山的浙大旧址，参观了浙大西迁宜山博物馆，看到了竺可桢在宜山主持召开的第 19 次校务委员会上制定浙大《求是》校训和校歌的照片实物，在看到父亲蔡邦华的签名和照片后，更感到特别激动，深感宜州人民和浙大的情谊，十分感谢宜州父老乡亲对我们浙大前辈的关怀和支持，及对这次寻访团后人的热情接待。

抗战浙大西迁三迁宜山时，我还没出生，我是 1943 年出生在湄潭的。但父母和兄姐对那段的经历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家人至少有 6 人参加了浙大西迁，还有一个姐姐死在泰和澄江，所以无论从平时的言谈中，还是母亲留下的诗词文字中，都对我留下了印记。竺可桢是父亲的良师益友，他比我父亲大 12 岁，都属虎，我也见过竺校长十多次，最后一次在 1974 年 1 月 1 日，我陪父亲到竺家拜年，他当时给父亲一本他刚完成的中国 5000 年气象的研究论文，使我十分震撼，后来我父亲告诉我，竺先生每天记日记，必要记录当天的气温天气等物候信息，所以那时我就知道竺可桢记日记的习惯，2005 年开始陆续出版了竺可桢日记和全集，我就买了 7-10 卷西迁部分的日记。当时主要翻阅，在我退休后才真正开始读，竺可桢西迁部分日记更使我感受至深。但是竺可桢日记有一千多万字，如果我们每天读 1000 个字，一年算 365 天，一年可读 36 万 5 千字，按此速度，要读完全部日记需要 27 年多。我相信很少有人通读过。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教育家，中国还没有的第二部类似竺可桢那样全面、深刻的日记，它西迁部分就是浙大的历史，不仅是编年史，还是编日史，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瑰宝。我原是搞电脑大数据的，于是利用我的条件，做了些工作，第一步把竺可桢日记数字化，第二步对他的浙大西迁遵湄部分和 1939 年日记进行了分析工作，主要作了两项工作，按照求是精神，特在宜山这个求是的精神家园里，更要求是求真，所以我要讲点心里的真话，一是我探索了李约瑟是否誉浙大为东方剑桥的题目？我把竺可桢日记里所有有关李约瑟部分内容全部摘录下来，发现从没提及过。于是我连络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获得他 1944 年两次访问浙大每天的日程记录，发现他和他当时的夫人的记录里也都没提及。现在有不少有关浙大的文章提及李约瑟在自然杂志周刊 1945 年 10 月 27 日有此文字，但我拿到原文发现根本没有提及。还有人说贵州日报当时报道过，并找到了一复印件，我看后，发现实际上后半部分是模糊的，根本看不清字，却有人在最后结论里加了东方剑桥的文字。我搜索查到当天中央日报的同样内容的报道，是同一记者写的，只不过两报的标题不同，但并没有提到东方剑桥的文字。我也寻找和询问了当时参加接待李约瑟的浙大主要人员的后人也没有查到有任何东方剑桥的文字记录，我向竺安报告了此事，他让我把有关资料，外文的翻译成中文发给浙大校友会，他自己写文讲以后不要再提浙大东方剑桥之事了。我最近看到习总书记 2014 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在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是的，我们应实事求是，对待一切事物。求是求真就是科学精神，是浙大的魂。浙大人更应该坚守。二是我对西迁的人物在竺可桢日记中提及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这项工作还没完成，这里就不说了。我个人力量很小，我给浙大提过建议，希望浙大用大数据来研究竺可桢日记，当前人工智能很热，我们需要实实在在，踏下心来做些有实际意义的事。特别是解决对老百姓实际生活有帮助的事，我是看不惯当今社会一些炒作，抄袭，山寨和所谓弯道超车这些词。尊重知识产权，就是要有求是求真的科学精神，这是对竺可桢校长的最好尊重和纪念。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